

再回厚庄

□ 吴子鸣



日子过得飞快，这次回到厚庄又一个月了。本以为去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老家彻底整理了一番，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，今年回家可以享享清福了。谁知到家一看，新楼后门又被藤蔓封得只剩一条缝，并且又爬到了二楼。明堂里的井台也被树和锯锯藤、刺犁头覆盖得严严实实。更可怕的是，姜黄树密密麻麻超过了老屋，并且今年又多了一个坏种，长了许多乌桕树，大的比人还高。

刺犁头苗今年三、四月我几乎天天拔也没用，西边围墙上又爬满了，这下倒好，又要吃二遍苦、受二茬罪了，房屋还是得有人住啊！因为急着用井台，先集中精力把井台清理出来。家里布满了蛛网，就用扫帚开路，虽然天天很疲劳，汗流不止，也没有午休，反而每天头清眼亮、神清气爽、耳聪目明、浑身是劲。

开头几天正好小儿子和我一道回厚庄，使我增长了不少知识。他把这些藤蔓一一撮成照片，利用手机软件自动识别。起先我只是觉得这些藤蔓可恶又可恨，查询

之后方知其实它们有许多可取之处。就拿把门封得严严实实，且爬上二楼的藤蔓来说，它的学名叫夔夔，实际上是一种野葡萄，一般长在山沟沟里，不知哪只讨账鸟在山沟沟里吃饱喝足后把屎拉到了我的院里。

夔夔的藤蔓是制作绳索的好材料，它的果实可以酿制葡萄酒，和桑葚一样，含有大量的有机酸，具有利尿、解毒、祛湿之功效，是一味很好的中药。再拿学名叫作杠板归的藤蔓来说，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，全草均可作为草药入药，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、止咳之功效。倒是它的别名刺犁头恰如其名，因为它浑身带刺，缠上想甩都甩不掉，刺进肉里想拔又拔不出。难怪连有个怪名叫作蛇倒退，就连蛇见了它都连连倒退，惧怕三分。因此，凡有刺犁头的地方，必无蛇出没。

由此可见，生活中处处有学问，学无止境。不能因为上了年纪，就停止学习。即使是退休了，七十岁、八十岁……也要一直学下去，生命不息，学习不止。

独坐陋室闲听雨

□ 庄亚梁

喜欢听雨。听雨自然得坐在室内，否则淋得如落汤鸡般，就无意趣可言了。室无甚要求，大小好差均不计，能容一身一椅即可。听雨适宜一人独听，执一壶香茗，斜靠藤椅，沉入物我两忘之境界。听雨也自然需有闲，这闲，不独时间的闲，关键得是心闲。倘是心里塞满了事，没有一点闲，恐怕雨声也难以入耳了。

我想喜欢听雨的人肯定不少，因为从古到今，写雨的诗文当如繁星，不胜枚举。雨自身并没有情感，只是因了人的心境，才借景抒情，成了多愁善感的文人们“应物斯感、感物吟志”的载体。故而同样是听雨，由于心境不同，感觉自然也大相径庭。比方说“黑云翻墨未遮山，白雨跳珠乱入船”让人感到闲适；“江雨霏霏江草齐，六朝如梦鸟空啼”让人伤感；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让人喜悦；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让人哀怨；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让人遐想；“垂死病中惊坐起，暗风吹雨入寒窗”让人沉重。更有那李商隐的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”，将旅人那居无定所、颠沛流离、客居他乡孤苦的处境、寂寞思乡的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，让人顿然产生出“秋风秋雨愁煞

人”的感觉。

但在有关雨的诗文中，我最爱的是宋末词人蒋捷的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：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、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”这短短的词，形象、深刻地描述了他的一生经历，少年的轻狂，中年的失意，老年的平静，尽在雨中。从烛影摇红的“歌楼”到江水滔滔中的“客舟”再到暮鼓晨钟的“僧庐”，他的心境从轻狂到平静，历尽沧桑后大彻大悟，悟出“悲欢离合总无情”。读后使人感慨万千，唏嘘不止。

其实雨是有灵气的，据说南方和北方的雨各有千秋。有人将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作了比较，说南方的雨“下得缠绵、温柔、纤细、持久；像南方少女的爱，羞羞答答，多情、含蓄。使人想起洞箫牧歌、春花秋月，想起酒香四溢的杏花村和青烟缭绕的山野、村舍……”说北方的雨“下得豪爽、酣畅、粗犷、干脆。像北方小伙的情，炽烈如焰，热情、奔放。使人想起黄钟大吕，金戈铁马，想起浑厚的高原，平坦的沃土以及犄角般的玉米和火一样燃烧的红高粱……”

生为南方人，自然对南

方的雨深有体会，但我还是惊诧于作者笔下南方雨的纤美。也曾去过几次北方，都时间短暂，好像没碰到下雨，也就无甚体会，是为憾事。但虽无亲身体会，上述的文字却仿佛引我置身北方雨中，领略了北方雨的雄姿，由此陡生向往。

独坐陋室闲听雨，灯孤影单也醉人。不知怎么想起了过去那檐头的滴水声，那雨大时，檐头的水顺着瓦沟一个劲地往下冲，似千军万马厮杀战场，地上水花四溅，声音“啪哒哒”地响。雨住了，那檐头的水还是点点滴滴落下来，声音由快到慢，渐渐地显得有气无力，如人疲马乏，最后销声匿迹。而与那檐头对应的地上，即使是青石板，天长日久，也会有凹痕出来，所谓“水滴石穿”非谎言。可见雨水也非柔弱无骨，内里还是有着刚性。

好多年没听到檐头的滴答声了，现在的房屋檐下都有平台或天沟，雨水集中一起，从落水管里落下来，悄无声息地进入阴沟。突然就怀念那檐头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便遐想什么时候拣一个雨天，去那破旧的老屋住上一宿，听雨声滴答。但也许，那声音是追忆，是纪念了。

马爷

□ 陈晓冬



“马爷，马爷！”夏日午后的蝉鸣，夹杂着我的喊叫，让本就闷热压抑的天气，更添一丝烦躁。

“哎哎，在这儿呢。”一个苍老却有活力的声音，从村头的高大槐树下传来。马爷又在摇椅上纳凉呢。

他是我乡下的邻居。和我家二层小楼比起来，马爷的瓦房显得寒碜。与我种地为生的父母不一样，马爷靠打鱼养活自己。各式各样的渔具都使我感到好奇，而他会给我详细介绍着这些工具，俨然一个先生模样。

每天清晨，马爷去河里拖地笼，下网子。把昨天捉到的鱼虾装到篓子里，带到集市上，很快就被一抢而光。剩下的时间，他拿着一壶茶，端一个烟嘴，躺在摇椅上，槐树上绿叶的影子映在身上，静静地听着收音机里《封神演义》评书。听到入神处，他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：“好！”然后嚼

一口烟，品一口茶，在热气与烟气的氤氲中，他就像个活神仙。

马爷的老伴儿很早就去世了，儿子也在成年之后进厂打工，然后在城里成家立业，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，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。每到这个时候，马爷的小屋里热闹赶跑了冷清，一家子其乐融融。马爷乐呵呵地说：“玉皇大帝也不过如此嘛。”

后来我也去了城里上学，学业的压力渐渐让马爷从记忆里淡去，直到那个秋天，一个本应普普通通的日子。妈妈说：“马爷得肺癌了，晚期，我们得回去看看。”在那一瞬间，模糊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将我覆盖淹没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叼着烟嘴捧着茶壶的“神仙”。

神仙怎么会死呢？怎么会呢？

我回来了，映入眼帘的是马爷的土瓦房。几年过去了，

马爷的瓦房，显得越发残破，像极了马爷的身体，每况愈下。

“马爷，马爷！”我大喊着，这次没能听到苍劲有力的回应，他的儿子向槐树下指了指，我飞奔过去。摇椅上，一个老头儿佝偻着身躯，目光汇聚在门前的那条河流里。我隐隐觉得，和河水一起流逝的，是马爷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：“马爷，你在干嘛？”他看着我，露出被烟渍浸黄的牙，笑着说：“我呀，在想着，上天之后找姜子牙要个什么神仙当好呢？”我被他逗笑了，他也笑了起来，伴着几声咳嗽。一片叶子落了下来，我抬头，才发现槐树叶也所剩无几了。

第一片雪花落下，马爷走了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，在已经光秃秃的槐树下，在吱呀作响的摇椅上，在茶壶烟嘴旁。马爷上天当神仙去了。



《林间》 钱新明